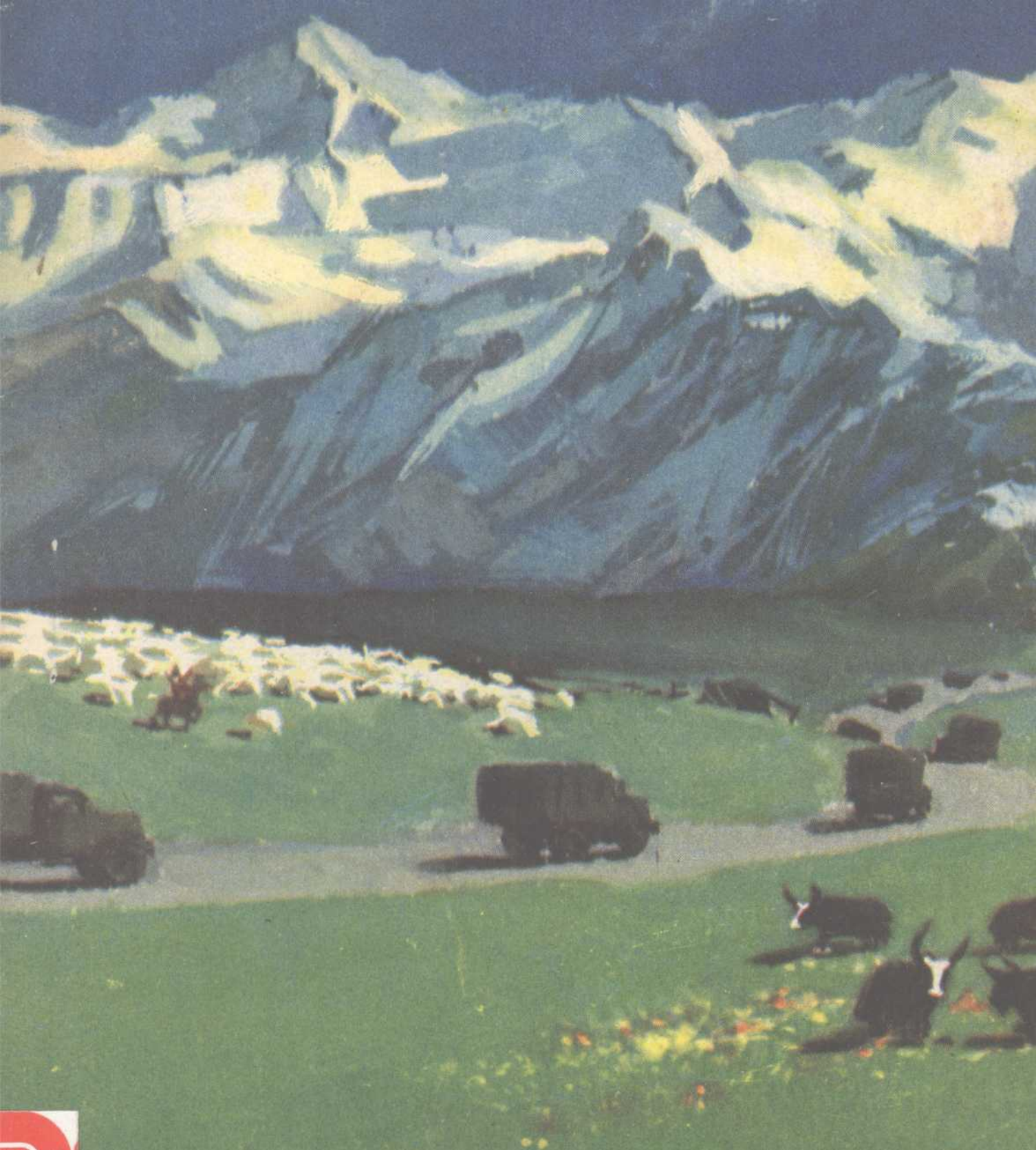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西藏城

王宗仁

青藏綫上

王宗仁

西藏人民出版社
（拉萨）

封面：谭涤夫

插图：关庆留

青 藏 线 上

王 宗 仁

*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藏新华书店发行

西藏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1979年8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70·52 定价：0.15元

· 目 录 ·

“裴大嫂”	(1)
牧村新事	(11)
深夜十二点	(21)
昆仑泉湖	(28)
高原狩猎	(34)
西岭银雪	(41)
“昆仑泉”	(45)
会说话的灯	(50)

“裴大嫂”

深冬的一个傍晚，我们的汽车在唐古拉山下奔驰着。夜幕从山顶徐徐滑下，罩暗了高原。飞飘的雪花象一只只扑灯蛾，把天地间点缀得斑斑点点。车子翻过一道雪岭以后，眼前豁亮了，一片平坝出现在地平线上，点点灯火笑盈盈地跳上了车窗玻璃。温泉兵站到了。

在兵站门口，我看到明亮的灯光下有一块黑板报，版面很活泼，有诗有画，图文并茂。有一首赞扬接待班长“裴大嫂”的诗，特地用彩色框着，诗中写道：

冬象火炉夏象风，关心同志象弟兄，
忠诚老实象头牛，困难面前象条龙。

我看罢，心里暗想：大嫂子当班长，管一帮子小伙，新鲜！

进了兵站大门，我看到院子里不少同志正在噗噜噗噜地洗脸，手上、脸上、头上沾满了白花花的肥皂沫，有的干脆就把脑袋伸在水龙

头下冲……你会感到这一路的风尘、疲劳、饥饿都被冲得干干净净。墙角里有个愣头小伙还嫌不够劲儿，干脆脱了棉衣，只穿了件单军衣洗漱。旁边的一个同志拍了一下小伙的脖子，说：“好凉快哟！快穿上棉衣，小心让裴大嫂看见刮鼻子。”小伙子把脸从盆里伸出来，抹掉了耳边的肥皂沫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裴大嫂是谁？怎么那么厉害？还管得了我洗脸？”

“同志你是初上高原吧？这就难怪了。裴大嫂是兵站接待班长，你到这儿来哪怕住一夜，就得归人家管。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都要管，明白吗？”小伙子没词了，伸了伸舌头，乖乖地穿上了棉衣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从前面食堂门前传来一阵呱啦板声，接着就是一段数来宝：

同志们，要记牢，
高原吃饭有门道，
早吃饱，午吃好，
晚上一定要吃少……

“看，那就是裴大嫂，他正给初来高原的同志做宣传呢。”刚才那个同志又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这样说。

我转过头朝食堂门口望去，只见那里站了好多人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高个儿战士正津津有味地说着数来宝。难道这就是裴大嫂？怪事！我看到洗脸的那个小伙子也发愣了，扑闪着两只大眼不知说什么好。他象我一样，也掉

进五里雾中去了。裴大嫂怎么能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呢？

还是刚才那个同志看出了我们的疑惑，冲着我俩一阵好笑。待他笑够了，这才说：“你们以为‘裴大嫂’是个女同志吗？误会！误会！”他便一五一十地讲起了这里面的奥妙。

“裴大嫂”的名字叫裴达晓，是个雷锋式的好战士。有一年，一位去拉萨探亲的女同志，在站上住了三天，对这位接待班长的热心款待真是动情了。可她一直没有照过他的面——其实他天天晌晌都在她眼皮底下，只她没有想到是个男子罢了。临走前，她写了一封表扬信，把人家呼来呼去的“裴达晓”写成了“裴大嫂”。从此，“裴大嫂”的称呼就传开了。因为大家感到这样称他怪亲切的，再说他的性格也是腼腼腆腆的，真有点“大嫂”的味道哩！

我决定详细了解一下“裴大嫂”的事儿。听说“裴大嫂”最不愿意谈自己做的好事，特别对新闻记者，见了面说不上三句话就脸红。于是，我匆忙吃了晚饭，碗一撂就找到了兵站管理员老张。我说明了来意，老张拍着巴掌高兴地说：“稀客，稀客！非常欢迎，我们早就想给报社投稿表扬小裴了……”张管理员来了个口袋倒核桃，把他知道的有关“裴大嫂”的事，哗啦哗啦全给我抖了出来。

远的咱先不提，就说昨天晚上吧。

都快十二点了，边防线某通讯站接了十五个新兵到站上来投宿。当时，所有的宿舍都住满了人，值班员裴达晓只得把他们安排在新修的两间油毡棚里。这棚子是头天才完工的，还没住过人，今晚是新房迎新客！

新房也有缺点：潮湿，阴冷。所以在新战友吃饭的当儿，裴达晓先忙了两件事：一是生了一炉旺火，把屋内痛痛快快地烘烤了一通；二是烧了一桶烫水，灌了十五个热水袋，塞到了新战友的被窝里。这一切，就象有一双温暖的手，拂掉了新战友身上的寒气、疲劳，把他们送进了梦乡……

后半夜，天变脸儿了，风大，雪大，气温一下子就冷了一大截子。油毡棚刚抹的泥墙上冻了冰，渗出了一道道冰凌。裴达晓睡不着了，他爬出热腾腾的被窝，来到油毡棚前描花似的看起来，检查有没有透风的地方。他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什么。还不放心，又转了一圈，才看见好象有几缕光亮，裴达晓猫下腰细细一瞅，原来是从油毡棚的门缝里射出来的灯光。房子刚修好，门还没有来得及收拾，漏风呢。“针尖大的眼，斗大的风”，这么冷的天气，寒风挤进门里，人睡在里面咋受得了！

裴达晓转过身，回到了自己宿舍。之后，拿了两件东西又出来了：手里提着皮大衣，腋下夹着棉褥子。

唐古拉山的冬夜，风咬石头雪啃手。裴达

晓多么需要这两件东西呀！可是，现在他却要拿它们另作用场。他把大衣挂在窗上，又轻手轻脚地把褥子挂在门上。

啊，奇特的“窗帘”、“门帘”！它带着兵站战士的余温出现在这风雪弥漫的世界里。

第二天中午，十五个新战士告别了温泉兵站，行进在藏北高原的二档山上。车轮卷着雪浪在山上急驶着，雪后的天气干冷干冷，风头刮到脸上象刀割一样，战士们坐在车厢里冷得直打颤，特别是两只脚，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，即使用针在上面刺也没感觉。汽车上了山顶，他们脱掉了棉鞋，换上了长筒毡靴。就在换鞋的时候，十五个人几乎同时发现了一桩怪事：每人的毡靴里，都铺垫着一团厚厚的、软绵绵的散羊毛。同志们换上这“暖心靴”，双脚就象泡在了一盆热烫烫的热水里，不但脚不冷，浑身都热了。

好事是谁做的呢？

又是裴达晓。原来，清早新战士出发前，他已经从天气预报里得知今日气温要下降，便想到新战士初来高原，受不了这突来的严寒袭击，特别是手脚最怕冷，弄不好就会冻坏。于是他就特地从四处寻了些散羊毛……

裴达晓不但把羊毛绒铺在了毡靴里，还塞进了皮手套的指尖里——不过，这个秘密战士们暂时还没有发现，但肯定是会被发现的，也许在拉萨河谷，也许在喜马拉雅山下……

“裴大嫂”啊，他的盛情和温暖，被战士们带到了青藏高原的角角落落！

张管理员讲到这里，外面传来了一声呼喊：“来车队了！”他应声而起，对我说：“小裴在招呼人呢，我去看看。对不起，你稍等会儿。”

霎时，屋子里变得静悄悄，只有院里不时地走过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。我的耳畔还响着张管理员给我讲的事儿，眼前还活灵活现地浮动着裴达晓的亲切面容。我忽然想起了两句古诗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自然，拿封建社会的母子之爱来比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友之情是不太妥当的。但是那“密密缝”的“手中线”是多么的相似！我仿佛看见“裴大嫂”的“手中线”带着深厚的情感缝呀缝呀，给战友缝进了多少温暖！

很快，张管理员就回来了。他接着给我讲下去：

裴达晓真是高原战士的贴心人，他每天从星星满天忙到满天星星，真是一根心肠八处挂。都挂在战友的身上啊！

一次，一个汽车兵进了食堂，看了看桌子上的饭菜，摇了摇头走了——这些都被正在送菜的裴达晓看在了眼里，他于是放下菜碟子，在食堂门口拦住汽车兵，问道：

“同志，你没有吃饭吧！”

对方轻轻地摇摇头，没说什么。

“告诉我，你想吃些啥？”

“……”汽车兵张了张嘴，却没有讲什么。

裴达晓打量了一下这位同志，只见他脸色蜡黄，显得很疲惫。哎呀，怕是病了！“谁有了病不想吃点可口的食物？可是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谁又好意思张这个口？这就要靠我们主动、热情了……”想到这些，裴达晓又关切地说：

“人都说青藏线上二十站，站站都是战士的家。到了你就别客气，想吃啥尽管说，只要能办到我们就尽力去办。”

在这样的热心人面前，还有什么理由瞒着自己的心事呢？司机紧紧抓着裴达晓的手，说出了心里话：原来，他昨天就有高山反应，已经三顿饭没咽一口东西了，很想吃点鸡蛋。他刚说完就显出很后悔的样子，跺了跺脚。可不是吗？不该讲这些呀，高原不比内地，哪能你想吃鸡蛋就有鸡蛋？他正想给裴达晓讲讲不吃了，谁知抬头一看，眼前连个人影也没有了。

这位司机此刻的心情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你知道，青藏高原海拔高，空气稀薄，气候酷寒，养鸡不易，吃鸡蛋自然就难。可是，你万万也想不到吧，就在那个汽车司机说了话没出半个小时，裴达晓便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挂面出来了，汤面上还飘着翠生生的韭黄呢！“啧，真香！”司机接过鸡蛋挂面，热浪



涌上心窝，鼻子一酸，眼圈就湿了。“还没有吃一口，病就好了一半。真的！”司机这么说。

张管理员讲得有声有色，充满感情，紧紧

抓住了我的心。这时，他又象是想起了什么，对我说：“我们老站长临走时留下一根扁担，五四年他就用这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在这里建起兵站的。后来这扁担便成了我们的传家宝。”

现在，这根扁担已经一代一代传到裴达晓的肩上了。战友到站，他用它挑行李、担东西；大雪封山，他担起保温桶给被风雪围在山上的同志去送饭；冰封雪冻，汽车兵给车辆加水发生困难，他担起大桶到不冻泉去打水；站上盖新房，他又担起担子下山去挑石头，挑沙子……肩上扁担两头弯，裴达晓挑来了多少深沉的感情，担来了多少贴心的嘱咐。

有天夜里十二点钟，站上得知二十多里外的山上，有一位看守抛锚汽车的司机，已经整整一天没吃饭了。当时，大雪猛下，暴风狠刮，路上早断了车辆行人。裴达晓和招待员小宋挑起担儿上山去送饭。上了山，他们才发现由于严寒和饥饿的袭击，司机已经病了。病身子怎能在冰天雪地里守车？裴达晓当即决定：留下小宋在山上看车，他自己设法把司机弄到站上去休息。

夜里两点，裴达晓扶着司机下山了。这时暴风雪更凶猛了。四野茫茫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再加上又是顶头风，迎面雪，迈一步真艰难呀！司机病身子虚弱，走了没有几里地就连着摔了好几跤。裴达晓心疼呀，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！于是，遇到跨沟过河什么的，他便背

着司机走。

风雪里，裴达晓一步一滑地在雪山上走着。他尽量走得稳，不让司机受半点颠簸。

终于到了兵站，裴达晓浑身上下已经冻了一层厚厚的冰雪。他把自己的冷暖、饥寒丢在脑后，先给司机换衣服，找医生，做热汤。当司机在那明亮而温暖的灯光下醒来时，他一把拉住裴达晓那双冻得象红萝卜一样的手，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口上……

张管理员讲到这里，从门里闪进来一个膀宽腰粗的战士，手里提着扁担，黑红黑红的脸上挂满笑容，我一看正是下午在院里说数来宝的“裴大嫂”，可是还没容我说话，管理员就首先开了腔：

“这就是‘裴大嫂’，他刚给山上的汽车兵送饭回来，你和他谈吧！”

“我们已经见过面了。”我握着他的手，摇了摇，开玩笑似的说：“‘大嫂’同志，咱们好好谈谈吧！”

他憨厚地、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摇摇头说：“我、我……”说着脸就红了，很不自然地用手卷着衣角。

牧村新事

贺妈妈离开延安时，迎春花的枝条上已经鼓起了毛茸茸的花苞。可是坐了两天两夜火车，又坐了四天汽车，来到昆仑山下的阿尔顿曲克草原以后，好象到了另一个天地。这里刮着大风，下着大雪，老人把夹衣换成了棉衣，还冷得打颤呢。

贺妈妈的二小子京生在柴达木盆地水文站工作，她是来高原探亲的。这里的少数民族对革命根据地来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大家都亲切地叫她“延安妈妈”。尤其是住在水文站斜对门的三个老阿妈，对这位老姐姐可亲了。她们让贺妈妈在自己家里住，在自己家里吃，好象人家来不是看儿子，而是看她们似的。我们先把这三个老阿妈的家以及她们的情况简单介绍几句。

这是一个用高原上那种特有的、带草根的黑粘土垒起来的平整、宽敞的院落，住在东边

帐房里的是藏族阿妈达娃，住在西边蒙古包里的是蒙古族大娘娘仁，住在北边毡房里的是哈萨克族老妈妈卡以夏。这三位老人都六十开外了，但身体很健康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那白生生的牙齿一个也不缺。他们都没儿没女，在旧社会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，这儿要一把草籽糌粑，那儿讨一点糠菜饽饽，在有钱人的饭勺下生活。草原解放之后，亲人金珠玛米把他们收留在一起，在阿尔顿曲克草原给她们安了新家。现在，三位老人都是五保户，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。达娃阿妈在西藏平叛时为路过这里的解放军当过向导，还单刀活捉过一个反动头人，在队里又一心扑在集体的家业上，是个“老积极”。娜仁大娘和卡以夏老妈妈一致推选她当了三家的“户长”。这三个不同民族的老妈妈，团结相处，亲得象一家人。

繁忙的青藏公路就从三个妈妈的门前通过。每天公路上穿梭而过的汽车和牦牛队，络绎不绝。那清脆、悠扬的喇叭声和铃铛声日夜响着，这是边疆建设的声音啊！是高原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啊！吵得三个老人心里热乎乎。她们不愿晚年吃闲饭，也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斤加两，便走出小院落，给过往的高原建设者送水，有时还给“抛锚”的司机做顿热腾腾的油泼面，遇到同志们夜里走不了时，还腾出自己的房子给他们住。所以，往返高原的同志都亲切地把这儿叫“三妈妈旅店”。

贺妈妈来后，这三位少数民族老人争着要她住自己的家。最后，贺妈妈住进了达娃的帐房里。于是这个小院落里又多了一位汉族老妈妈。三个老人不拿贺妈妈当外人，贺妈妈也不做客，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凡是能插上手的活儿，她就干。每到夜里，她就在灯下给这些边疆姐妹热情地介绍祖国内地的建设情况。不了解内情的人，还以为她也是这儿的主人呢！

贺妈妈来到阿尔顿曲克草原的第三天，解放军野营拉练的部队就开始成批成批地从公路上过着。在达娃阿妈的提议下，老人们在路口支了个茶水炉，轮流值班，给战士们烧开水。红通通的炉火日夜在昆仑山下闪着耀眼的光亮，映着那雄赳赳气昂昂的行军队伍。

这天清早，几位老人听说晚上有一个连队要在村里投宿，还要驻扎下来进行军事训练，她们便先后找到队长“抢”亲人。

“快，用粉笔把我那间房子号上吧！”

“我的毡房冬暖夏凉，地方又宽敞，住一个班的战士没问题！”

“我已经把包里包外都收拾好了，就等着住人了！”

贺妈妈虽然是“临时户口”，可也算是住在这个院里的人呀，得给老姐妹们帮帮腔，所以她也对队长说：“这几间屋子都很宽敞，多住几个战士吧。”

最后，队里确定从她们这个院里腾出两